

# 远航的7个细节

■黄海涵

小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其实没什么诀窍，就是多练。穿防毒衣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是粘胸巾，这个环节一定要反复练习。另外，戴面具通常需要5秒，我要求自己必须练到3秒。”

这一刻，大家明白了，那最动人的梦想，并非高悬于星辰，而是沉淀于最朴素的姿态里——是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练习，是一次次向更快、更强发起的冲击。

## 晚餐

刚刚驶过被渔民称为“鬼见愁”的汹涌风浪区，战舰放慢了速度，一些舰员脸上显出了疲惫。

已经过了晚餐时间，我觉得头重脚轻，躺在住舱里不想动弹。

就在这时，广播里传来舰政委的声音：“各部门长注意：检查一下本部门还有没有晕船的舰员，通知他们抓紧时间用餐！”

我强撑着起身，刚要走出舱门，忽然想起抽屉里还放着一个四季柚。出发前，妈妈非让我带上几个柚子，被我毫不迟疑地拒绝了：“我们是去执行任务的，柚子这么沉，住舱哪有地方放呀？”

离港后整理行李时，我摸到了一个圆鼓鼓的东西——原来妈妈趁我不注意，悄悄把一只柚子塞进了我的行李箱。

航渡这些天，每当晕船难受时，我就把这只柚子捧到面前闻一闻。那股沁人心脾的清香，总能让我昏沉的头脑和翻腾的胃得到片刻舒缓。

我带上柚子，走进餐厅。果然，用餐的舰员比平时少了近三分之一。我刚坐下，就看见“小海燕”扶着脸色苍白的小刘进来。

这时，政委围着白围裙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汤面走进餐厅。他径直走到我们桌前，一边盛面一边笑着说：“晕船的时候，吃饭考验的是毅力，也考验着我们的战斗力！”

往常，每当船上有人过生日，政委总会亲自下厨做一碗长寿面。我心中一暖，赶紧拿出柚子对政委说：“这是我老家的特产，我妈悄悄塞进我行李的。今天，就贡献给咱们晕船的战友吧！”

政委马上招呼炊事班班长：“快把这只珍贵的柚子剥开，让大家都尝尝！”

柚子剥好后，我将一瓣瓣果肉分给大家。小刘吃了一瓣，脸上慢慢有了笑容：“还真灵，我感觉好多了。”

政委打趣道：“小黄，赶紧给你家报个喜：柚子不仅好吃，还能治晕船！”一句话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## 孤帆

这片海的平均深度超过4000米，海面呈现出迷人的深蓝色。朵朵浪花次第绽放，像无数个翩翩起舞的小精灵。

下更后，我站在后甲板望向远方，忽而发现一个小小的银色光点在远处的海平面上跳跃着。慢慢地，小银点变成了一片小银叶。我定睛一看，小银叶居然是一艘帆船！

军舰继续向前驶去，右舷35°，终于可以看到小帆船的全貌了。

它长不过二三十米，宽三四米，船身被涂成深蓝色。它的帆是耀眼的银色，正鼓满海风，像是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。

一叶小舟，是如何漂洋过海驶到这片大洋的？勇敢的水手，又是如何面对无垠孤寂的？

我曾在报纸上看到，法国举办环球

不靠岸航海赛，参赛帆船从法国起航，驶向非洲海岸，途经好望角，环绕南极大陆，跨越合恩角，途经南美海岸，最后返回法国大陆。赛事中，选手们需要独自航行26000多海里，堪称对人类极限的挑战。

孤帆远航，航路上会经历多少风浪、多少艰险？而航海者不屈服于命运，无论在多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，都凭着勇气、毅力和智慧，与风浪、孤独进行着奋勇的抗争……

舰艇继续高速向前，孤身远航的水手驾着帆船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慢慢消失在天际。而那片银色的帆船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不由得想起普希金的诗句：“羡慕你，大海的勇敢的船夫，在帆影下和暴风雨中度过了一生！”

## 星空

夜幕低垂，舰艇随着涌浪轻轻摇摆。我在驾驶室值完班，忍不住来到耳桥，想看看许久不见的星空。

海上黑漆漆一片，除了舰艇的航行灯，再无别的光亮。一轮淡淡的下弦月刚从海平面探出头来。担任瞭望更的舰员挂着高倍望远镜，目光炯炯地巡视着四周的海面。

我抬起头，夜空中密密麻麻的星星，清晰地缀在夜幕上，像黑色绸缎上镶着的颗颗钻石。我盯着其中一颗看，不一会儿眼睛就花了；用力眨了眨眼，那颗星星仿佛也在朝我眨眼。

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副航海长。

“今晚的星空真美。”我轻声说道。他走到我身边，也仰头望去：“是啊，古人就是靠着这片星空远航的。”

我静静听着，思绪万千。数百年前，同样的星辰，一定也照耀着郑和的船队，指引他们驶出一条海上丝路，写下中国航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数百年后的今夜，它们依然悬在天上，默默注视着新一代的中国海军，带着对和平的向往，一次次走向深蓝、走向远方……

夜色渐深，主桅上那面鲜艳的国旗在海风中静静飘扬。我不禁想起了那首远航之歌：“远航，远航，远航，我们的航行向太阳，继民族英雄之荣光，壮我国威于大洋。”

## 演训

某陌生海域，铅灰色的云层低悬在海平面上，海风卷着寒意，掠过舰艇深灰色的甲板。

“嘀嘀嘀——”急促的设备警报声突然响起，划破了舱内的宁静。

“发现多架‘敌’机，正快速逼近我舰！”雷达兵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光点，手指快速点触面板，沉稳的报告声中透出一丝急促。

舰长快步走到指挥台前，眉头微蹙，目光扫过态势图，沉声道：“一级战斗部署！各部位做好抗击准备！”

指令下达的瞬间，主炮班班长老张双眼紧盯瞄准镜，额头的筋筋微微凸起，指尖在按钮上精准按压。

“目标锁定，请求射击！”

“开火！”

电光石火间，火炮猛地喷出橘红色的烈焰，呼啸着划破灰蒙蒙的天空，直奔“敌”机方向。

“命中目标！”伴随着报告声，老张紧绷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意，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珠，目光依旧锁定着空情方向。

“报告舰长！两批共4架‘敌’导弹低空向我近飞，企图突破防空网！”雷达兵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语气愈发急切。

舰长眼神一凛，果断下令：“战术机动规避！主、副炮部位调整射击仰角，其他部位注意协同配合。”

操舵兵“小海燕”双手紧握舵盘，迅速准确地执行着舰长一个又一个航向口令。她的身体随着舰艇的大角度转向微微倾斜，几根碎发被汗水粘在额前。

主、副炮岗位上，舰员们迅速行动，校准炮口角度、检查弹药补给，动作娴熟而默契。

“仰角调整完毕！”“弹药充足，随时可以开火！”

“开火！”数门火炮同时怒吼，火光交织着浓烟，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而出。低空掠过的一“敌”导弹在密集火力下纷纷被击落。

对空射击课目结束后，甲板上的硝烟尚未散尽，舰员们便围坐在一起展开地复盘。主炮班班长拿着战术图，指着上面的标注说：“刚才第二批‘敌’导弹低空突防时，我们的射击节奏还要再快一点，衔接更紧密些。”对空长一边记录一边点头：“说得对，下次训练重点打磨这个环节。”

海风依旧凛冽，但官兵的脸上却洋溢着坚毅与自信。舰艇在陌生海域继续劈波斩浪，火炮的余温尚未散尽，下一个训练课目已在紧锣密鼓准备中。

## 伴飞

落日下的大西洋温柔而绚烂。海平线上那轮炽烈的太阳，渐渐化为一枚熔金般的圆饼。

下更后的水兵，总爱在傍晚时分到后甲板走走。身边的帆缆兵小周忽然对我说：“黄干事，你看右前方。”

我朝右前方望去，海天茫茫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景物。

“别急，再等等。”小周轻声说。

“它飞来了！”小周眼睛一亮，眉毛也跟着扬起来。

深蓝色的天际处，出现了一个黑点。慢慢地，黑点变成了一只振翅的小鸟。它越飞越近，忽然一个俯冲，抖了抖翅膀，稳稳地落在甲板护栏上。

“多漂亮的一只红嘴鸥！”我不由赞叹。

小周点点头：“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吗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从海上来呀。”

小周神秘地压低声音：“它是跟着我们从青岛来的。”

我笑了：“海上到处都飞着海鸥，你怎么证明这只是从青岛来的？”

“离码头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看见这只红嘴鸥一直跟着军舰飞，就多看了几眼。”小周有些着急地解释，“它的右翅尖上，有几缕黄色的羽毛，这在红嘴鸥里很少见。”

我轻轻地走近正在栏杆上梳理羽毛的美丽小鸟，果然，在它右翅尖上看到了几缕黄色羽毛。

很快，一只红嘴鸥伴随战舰航行的故事，在水兵之间传开了。

这只可爱的小精灵，白天常在战舰两舷嬉戏盘旋；每到傍晚，便准时落在后甲板的栏杆上。有人给它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；有人悄悄走近，与它合影留念。舰上的“摄影家”为它留下靓丽的身影；舰上的“诗人”为它献上最优美的诗句。

那一夜，我做了个梦。梦里自己变成了——一只红嘴鸥，在万里汪洋上，自在展翅，一直飞翔。

## 军营纪事

长白山的雪，总比别处落得更更有脾气。

裹上银装的青松与白桦紧紧相拥，年复一年凝视着灵秀的众山。众山之巅，天池如一块蓝宝石镶嵌在火山口，蜿蜒的盘山公路似绸带缠绕其间——这便是令世人神往的长白山。在这条绸带旁，哨所如一枚钢钉，深深地嵌入苍茫的风雪中，被称为“长白山第一哨”。

多年前的一个春节，我们驱车200多公里，冒着大雪一路颠簸抵达维东哨所。排长站在门前迎接我们。他伸手拍了拍帽檐上的积雪，忽然笑起来，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巅说：“别瞅着这地方清苦，除了没什么人气，简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”

当地老话讲：“维东八月雪花飘，一飘八月春迟迟。”一进8月，雪粒便簌簌落下，一飘就是大半年。而维东的雷，更是与众不同。排长又说：“这里下雪也打雷，雷就在眼前炸响。”话音未落，天际已滚过隆隆雷声，仿佛在印证他的话语。

冬天的哨所，在清晨5点苏醒。天地仍被墨色笼罩，寒风呼啸着掠过山谷。我被嘈杂的脚步声惊醒，紧接着下了楼。战士们已列队站好，呼出的白气瞬间便在睫毛和帽檐上凝成了霜。新的一天，从凿冰取水开始。铁镐砸在冰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能惊起半里外的松鸦。战士们的手套冻得发硬，但挥镐的节奏却沉稳有力。

没干一会儿，新兵小王便气喘吁吁，瓮声瓮气地对我说：“头一回干这活，虎口震得发麻，半天缓不过来。可你看班长他们，一边抡镐一边还能说笑。”

我望向远处，积雪压弯了青松的枝丫，每根枝条仍然保持着向上的弧度。

我们乘坐摩托雪橇向天池方向的雪原进发，雪片砸在脸上生疼。到达山腰，厚厚的积雪早把巡逻路掩埋，官兵只能下车凭着记忆在积雪上跋涉，有时整个人都陷进雪窝里。身后的脚印刚一留下，就被风卷来的雪沫子填得平平展展。大家手里一米多长的滑雪杖成了探测雪深的工具。前头的人喊着“左边有石头”，后头的人应着“右边是陡坡”。大家你拉我推，呼着口号，缓缓向山顶挪动。

快到山顶时，风雪骤急，战士们手挽手、肩并肩，在白茫茫的天地间连成一道移动的人墙。上等兵陈晓琛的棉帽被风掀了，露出冻得通红的耳朵，他却顾不上捡，一把抱住身边险些滑倒的战友。“踩着我的脚印走！”他的喊声混在风雪里，碎成一片一片。那一刻，他们不像是在走路，倒像是在推着一座山，艰难前行。

使命、责任、忠诚、奉献——这些在书本里沉睡的词汇，此刻在我眼前苏醒。

今年年初，我再次登上哨所，发现这

# 山魂

■蒋德红

里的条件已改善不少。哨所早已接通了市电，太阳能板成了备用；深水井打成后，昔日凿冰取水的铁镐被挂上墙头，成了岁月的见证。

在哨所，我与官兵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官兵笑着对我讲这里的雷、这里的雪，讲大伙齐心协力扫雪的趣事；他们讲大雪封山时，一棵白菜分两顿吃的经历；他们讲爬雪山4小时，只为巡查查看界碑的庄严时刻……他们绝口不提苦与寂寞，只是笑着讲，眼角却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其间，一场暴风雪封住了山路，补给车连续4天无法上来。战士们啃着干粮，依然按时巡逻。直到道路打通，送补给的司机远远望见一群“雪人”在雪地里练刺杀——刺刀上的冰凌闪着寒光，那一张张冻得通红的笑脸，和哨楼上的国旗一样鲜艳。

天池顶上，矗立着37号界碑。碑身被风雪蚀出斑驳痕迹，唯有“中国”二字被战士们用红漆描得格外醒目。碑基周围的积雪总比别处薄些，那是巡逻靴日复一日踏过的印记。

一级上士邹越蹲在界碑前，先用雪把碑面擦净，再蘸漆细细地描，像绣花一样专注。哈出的白气在国徽上凝成霜花，他便轻轻用袖口拭去，接着描。他告诉我，有同学笑话他当兵不上沙场，却来守雪山。我问他是怎么回答的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退后半步，端详着鲜红的“中国”二字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在哨所的日志本上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：“在1:400万的中国地图上，我们是看不见的点；但在祖国的心跳里，我们是听得见的节拍。”

离开哨所的时候，天又飘起了雪。雄伟的长白山依然绵延于身后，雪线之上的哨所，像一枚小小的逗号，静静地缀在祖国的版图图上。那每一个默默坚守的背影，早已融入长白山的年轮，凝结成不可动摇的山魂。

# 长征

第6651期

# 圆梦

■王培静

次医院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人差一点不行了。后来身体好点了，他说“咱家都是柱子的单人照片，没有一张全家福。”所以我们这次来，就是想和你照张相，将来好有个念想。”

老汉颤声说：“老婆子，你看看你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咱不是说好了，不给孩子说这事！”

他抬手抹了把脸，转头对不远处陪他们来的、家乡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那位中年人吧：“同志，麻烦您给我们一家照张相吧。”

中年男人听了两位老人的话，红着眼睛说：“爹、娘，来，我给您二位和我哥哥照张全家福。”

两位老人，一边一个站在儿子的墓碑两边。他们像商量好似的，各自正了正衣襟，又不约而同地转脸看了一眼笑吟吟的儿子，然后看向前方。像被儿子的笑意传染了似的，他们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。

“咔嚓。”一张全家福定格在了中年人的相机里，也定格在两位老人的心灵深处。

“大哥，请您放心，我也曾是名军人。今后，我会替您孝敬两位老人家的，将来我替您为咱爹娘养老送终。在这儿，有这么多战友陪着您，相信您也不会感到寂寞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中年男人已是满脸泪水，他双腿并拢，庄严地举起了右手……



## 精短小说

“儿子的家不错，回去我们就放心了！”老年男人四下看了看，近处是一片平坦的草地，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，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。

老年妇女盯着儿子年轻的微笑着的脸庞，先是轻轻地摸了摸，然后说：“儿子，你不想家，也不想我们吗？”

“你小子不回去看我们，我们看你来了。”老年男人站在年轻军人的另一边说。

年轻军人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朝着两位老人笑。

“这是咱家院子里树上结的红石榴，这是家乡的花生、红枣，还有苹果，都是你出来前爱吃的。”老年妇女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像包一样一样向外掏东西。

“有一年，你馋，把你大姑给你奶奶买的一袋红枣，都偷吃完了，气得我打了你屁股两巴掌。唉，那时不是家里穷嘛！当时打了你，可我心里一直很后悔。谁家的小孩子不馋嘴。儿子，你不会记恨多吧？”老汉动情地说。

年轻军人仍对着爹娘微笑。

老年妇女顿了顿，说：“本来不想和你说的，还是告诉你吧，要不到时你会埋怨我。你爹去年得了场大病，住了好几

## 感念

### 风浪

两车前进二！

两车前进三！

战舰驶入南海，风力骤然间加大了。5级……6级……

海面波澜渐起，密密地泛起朵朵白浪花。

8级……9级……

汹涌的浪涛翻涌着，如十万匹战马在奔驰。

“左舵五。”

“五度左。”

舰长像座铁塔似的稳坐在指挥椅上，目光如炬，口令似雷。

站在他身后的“小海燕”，一字一句复诵着口令，双手稳稳把控着舵轮。

我悄悄看她一眼，她的脸色有些苍白，目光却始终坚定地注视着舰艏前方。

一年前，这位来自天山脚下的姑娘被分到舰上。从没坐过船的她，第一次出海就遇上大风浪，晕得天旋地转，两天两夜粒米未进。

她苦着脸对班长说：“看来，我天生不是当水兵的料。”

班长反问她：“想打退堂鼓了？”

“小海燕”沉默了好久，才低声问：“为什么老兵们不晕船？”

“没有天生不晕船的水兵。治晕船的‘药’，得去风浪里找！”

这句话让她豁然开朗。从那以后，她便和风浪较上了劲。上更时，她总会带上一根背包带，牢牢地把自己捆在操舵岗位上。那瘦小的身躯，就这样随着舰艇在波涛中一起一伏。

在一次又一次远航中，她适应了舰艇穿越风浪时的摇摆颠簸，适应了高强度、快节奏的轮岗值更，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操舵兵。

那个曾经“见海晕”的姑娘，在穿风破浪中，真的成了“小海燕”。

舰长常说，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水兵，必须经过一百次远航、一千次风浪的摔打。

而水兵们，就这样始终渴望着远航，渴望着更猛烈的风浪……

### 比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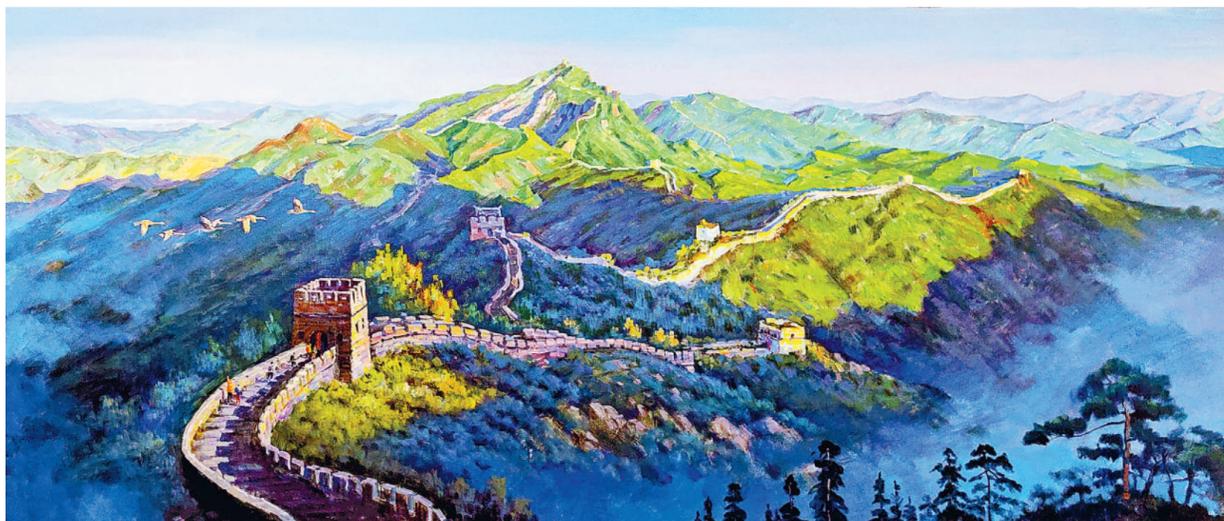
航行一周后，舰上决定举办一场“亮剑杯”比武，内容涵盖打绳结、穿防毒衣、战伤救护等多个课目。消息一传开，舰员们立刻投入紧张训练中。无论是熄灯后还是休息日，总能见到大家勤奋加练的身影。

机电兵小李报名参加了穿防毒衣课目。一有空闲，他就待在门口的小通道里反复练习，还常常请战友帮忙计时。

比武正式开始了。烈日之下，一排厚重的防毒衣整齐地铺展在甲板上。小李与其他选手精神抖擞，跃跃欲试。哨声响起。只见小李迅速脱掉鞋子，双脚站进防毒衣里。接下来的动作，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

不一会儿，小李举手示意完成。裁判按下秒表，高声报出成绩：“比合格标准快了整整30秒！”小李毫无悬念地获得该课目比赛第一名。

当天班务会上，有人问小李：“你是怎么把速度练到这么快的？给大家分享一下诀窍吧！”



万里长城（油画）

高阳作